



兒童世界叢刊

獵猩猩記

任白濟譯

兒童世界叢刊

獵 猩 記

南 洋 一 郎 著

任 白 濤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目次

一	出來了大猩猩·····	一
二	折彎鎗身的猩猩的怪力·····	五
三	土人的大會長·····	一〇
四	襲來的怪物·····	一四
五	把黑豹子一撕兩開·····	一八
六	愉快的土人的猩猩狩獵·····	二一
七	強烈的酒缸·····	二四
八	爛醉的猩猩·····	二九
九	可怕的大龍卷·····	三三

十	兩重的危險·····	三八
十一	可怕的怪物的手·····	四二
十二	吃人的大海蝟·····	四四
十三	猛毒的吹箭·····	四八

獵猩猩記

一 出來了大猩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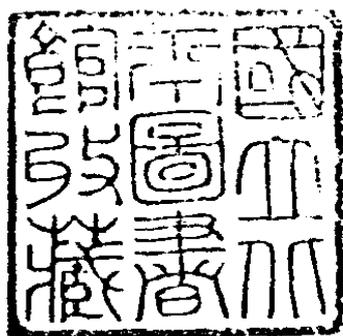
「遠離土人的部落很遠呢。」

在前方騎着馬的好友佛蘭克回頭看我。

「呵……」

我把頭點了一點。在馬上的我和他看見離開跟隨的六名馬來土人稍遠了；回頭去望，也望不見。只聽見從遙遠的檳榔樹林的對過，傳來水牛所拉的兩輛貨車的軋軋的聲響。

「稍等一下好吧？走錯路，不得了！」我脫掉軟木帽拭着汗這樣地說，佛蘭克點點頭燃着煙草。兩人在伸展着大扇子似葉子的椰樹下，降下馬來，向四面看。



沒有一點風的午後三點鐘光景，在真正赤道下面的婆羅洲島的密林中，好像住到熔鑪爐裏邊一般的蒸暑。

馬也辛苦地嚼着泡沫，哈哆哈哆地吐着熱烈的氣息在發喘。我用水筒的水，洗馬嘴。

「呀，好痛！」佛蘭克突然發出意外的叫聲，我吃驚地抬起頭來看。

佛蘭克像很痛的樣子，皺着眉頭，縮着肩膀，徬徨地向四下看。

「怎麼樣了？」

「哼，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猛然打着了我……」佛蘭克現出感着奇怪的面孔。

「真奇怪，莫非是土人扔石頭鬧着玩的嗎？」我解釋。

但是，這裏沒有土人的影子。我也覺得奇怪，想走近佛蘭克去查看。忽然從頭頂上散亂地降下些像小石頭一般的硬東西，看去原是榴槤樹的種子。兩人吃驚地仰起頸來，不約而同地齊聲叫道：

「混蛋猩猩！」

是個很雄偉的大猩猩。它抓着椰子樹旁邊的大榴槤樹的高樹枝，從茂盛的樹葉中伸出頭來，

窺視着我們，露出牙齒在笑着。

兩人便準備着對敵。榴槤樹的種子還是散亂地打到仰着顎的我們的臉上。

「啊，好痛！」

我的左眼被打着了。那個猩猩像很高興的樣子，用兩隻長手吊在樹枝上盪秋千。在樹葉間看不十分清楚，但似乎是個頂大的牡猩猩。赤黃色的長毛從肩頭披到兩臂，成簇地垂着，發着煌煌的光彩。

佛蘭克取下背上的鎗，立刻向樹上瞄準。

「呀，等一下，佛蘭克。」我倉皇地按住佛蘭克的手。猩猩是可怕的猛獸。在平時是很溫和的。一旦發怒，能夠用猛烈的腕力把老虎摔死。輕率地放鎗，若是打不中，激怒了牠，就不知道要惹起什麼事變。

但以射擊自誇的佛蘭克，推開我的手，再向高樹枝上的猩猩去瞄準。猩猩把口中吃着的榴槤撲托地落下，沙地一聲像游泳一般，急速地穿過茂盛的樹葉，移到靠近的樹上。

「是逃走嗎？」佛蘭克仰望着樹走。

「等一下，佛蘭克，在我行以前，不要開鎗！」我把兩匹馬的轡縛在椰子樹幹上，防備着馬爲鎗聲所驚而逃去，然後去追佛蘭克。那時候，佛蘭克已經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走在猩猩後邊約有百五十公尺的樹叢間。

猩猩似乎是帶着戲弄我們而逃走的，時時看它從葉蔭下飛下近地的樹枝上，可是又急速躍到高的樹枝上而嗤嗤地笑着。

那個玩弄人的樣子，看着實在可憎，而佛蘭克是沒頭沒腦地追逐着。我走着把子彈裝上，準備射擊。

砰！

尖銳的鎗聲直響澈到密林的遠方。

只見佛蘭克直立到大榴槔樹底下。從他手中的鎗口裏，冒着青白色的硝烟。我趕快躍上前去。忽然一個大的黑團子從榴槔樹上，發出雜、雜、雜地摩擦着樹葉子的聲音，落到佛蘭克的身

體上。

「哎呀！」佛蘭克倉皇地倒退了五六步。那是猩猩不是擊落下來的，是用目不暇接的速力從樹枝上飛下來襲擊佛蘭克的。

二 折彎鎗身的猩猩的怪力

「危險！」我喊起來。是什麼地方負了傷吧，狂怒的猩猩，在頭頂上高高地揮舞着長的兩臂，呷地一聲，張開鮮紅的口來襲擊佛蘭克。

遇着意外的佛蘭克，因為敵已近身，不能射擊，也不得不倉皇地逃出樹叢間。猩猩在他後邊咬着牙齒爬着，直襲過來。

我立刻舉起鎗來，但是巍然地立着的樹叢很是礙事，不能夠隨意射擊。

佛蘭克和猩猩在樹叢間忽隱忽現地用全速力向這裏走來。我驚慌得失去了神。

猩猩襲擊敵人的時候，是用那長的兩手猛然抓住敵人的肩頭或頭部，再用雄偉的怪力猛然拉到口邊，用銳利的牙齒亂七八糟地把敵人的頭咬碎。

佛蘭克因為要捉到牠，片刻也是不能猶豫的。急速上前跑了十來步，想跪倒地上去射擊。

「哎呀！」

佛蘭克的脚被縱橫迴曲盤在地上的樹根絆住，突然跌倒，連鎗也丟掉了。

「好呀！」猩猩若是人，一定要這樣地說吧。

在呷哆地發出一個可怕的叫聲的猩猩，就要躍到佛蘭克的剎那間。



拍碎！

我的鎗口噴火了；但是，因為慌張，沒有打中。想一躍而襲擊佛蘭克的猩猩，愕然地立起後腿，圓睜着眼往這邊看。

是在眼前三十公尺的近處，燦爛地輝煌着光彩的黑晶石似的腫子，白銀色的銳利的牙齒，沈沈地注視着；這邊牙齒格吱格吱地響着，對我取個就要襲擊的姿勢。

這時候，隨着喊聲在後邊趕到的土人們，揮舞着手中的長槍，跑過來援救我們。

猩猩於是像衝住了心一般，急速地翻身逃去，突然看見落在腳下草叢的佛蘭克的鎗，又急速地拾起，很以為奇地把玩了一番，竟用兩手把它折彎，猛然地向遠遠的地方扔去。

在對於那個可驚的怪力吃着驚的當兒，猩猩突然飛躍到樹枝上，沙沙沙沙地抓着樹葉子，用鳥飛一般的輕飄的身子，退到遙遠的地方。

我跑到佛蘭克跌倒的地方時，佛蘭克已經蠢蠢地爬起來會笑了。

「我是裝死的呀。」佛蘭克這樣地說着，去尋找自己的鎗，我就從猩猩投扔的地方拾過來給

他。佛蘭克看見那鎗身像扭股兒糖一般，已經彎曲成「<」形，臉色都發青了。

「可怕的力氣；我真算得救了。」這個號稱大膽無比的佛蘭克，在這時候，膽也有點寒了。

「真的呀，先生，激怒了猩猩，是不會得救的。先生運氣好。」我們所雇的隨從土人阿力用笨拙的英語吃驚地這樣說。

「我們稱猩猩叫『喔蘭烏膽』（森林的人）像那個傢伙，是個有智慧的傢伙。在平常，很是溫和，決不害人。只是一看見不會見過的白種人，他是要戲弄呢。在那時候激怒了他，是要釀成像這回的事變呢。猩猩因為好吃榴槤，所以時時到這邊的森林來。從今以後，小心點好。」

聽着阿力的懇切的說明，我們把彎了的鎗拿起來看了好多次，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面對面地呆看着。

猩猩是可怕的猛獸，這雖是在書本上讀過，在耳朵中聽過的事，但沒有料到是這樣嚇人的東西。

「但只因是這樣的怪物，所以我們越發地想幹一回大冒險。喂，佛蘭克，對手越可怕，不是越覺

得愉快嗎？」

「哼，因為棲着這樣的傢伙，總算是見着特意來到婆羅洲的功効了。壯快的猛獸狩獵，是可以幹的啊！」

愛冒險的兩人的青春的熱血燃燒起來。尤其是佛蘭克，因為惱恨他的重要的鎗的被弄彎，喚起一定要征服這個森林巨人的決心。

「呵，先生，出發吧。」

阿力發出趕水牛走的信號。在拉着重重的兩頭水牛的肩膀和胴體上，大的吸血蠅的肚子吸了滿肚子血，像小豆一般圓圓地膨脹着。土人的一人用樹枝緊迫地打着牠。

阿力矢哩矢哩地攀登到榴槤樹上，摘取榴槤給我們說：「吃吃看。剛摘下的新榴槤的味道是特別的。」

我們剝掉那有刺的皮，覺得還沒有吃過像這樣好吃的果物。榴槤真不愧被稱為「果王。」並且因為是在可怕的鬪爭後感着了渴，所以兩人一連吃了好多個

「呵，走吧。」

佛蘭克掛起從車上取下來的新鎗，在馬身上夾了兩夾，馬遂一躍而超過土人們的隊伍走了。我的馬也不落後，跟着他跑。

在密林中行走的當兒，太陽漸漸向西落下，像熱帶特有的大火一般的鮮紅的夕照的色彩，在樹叢的對過煌煌地燃燒起來。

三 土人的大酋長

土人的部落在寬廣的河岸上。無論那一家都是用粗糙的木頭架着的小草屋。因為離地有四、五公尺高，所以出入須用梯子。這是爲防猛獸夜襲起見的。

我們走到那裏時，土人都從這個像鳥巢一般的小屋中下來，亂紛紛地包圍住我們。赤銅色的皮膚，像亂草一般的毛烘烘的頭，銳利有光的金色眼睛的男女們，都是腰間捲着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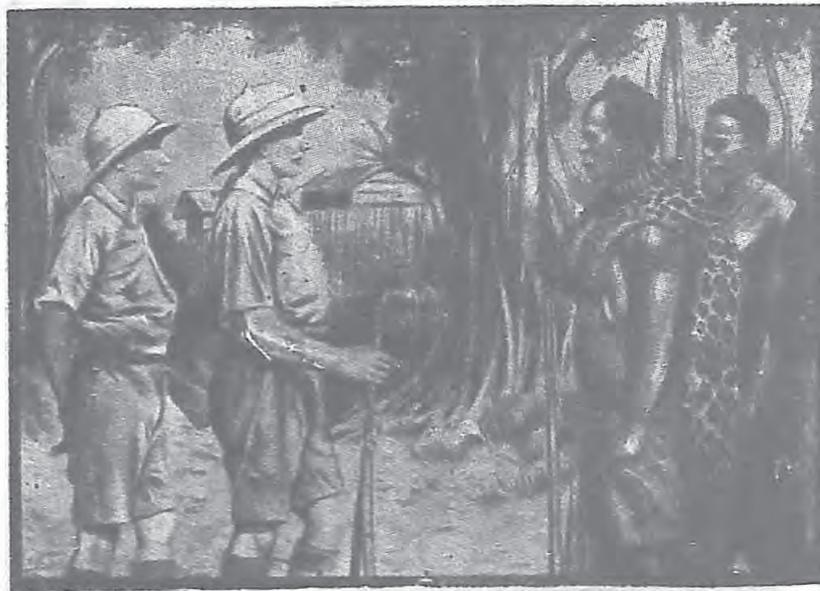
或青的布片的半裸體。男的手中拿着短槍。在他們發着大聲呵呀呀地罵着我們的時候，是很不愉快的；但另外沒有加害的樣子。

我們下馬休息時，從對過較大的草屋中，有個掛着虎牙串成的頸飾，肩頭披着豹皮的大漢，帶領五、六個土人，悠然地走出來。這就是會長。

我叫阿力做繙譯，請求會長允許在部落附近的空地張起天幕。

會長起初現出爲難的面孔，待我把玻璃珠串成的耳環和銅手鐲等做禮物，恭恭敬敬地獻上時，突然莞爾地笑着，允許我們張天幕了。

夜深在張好的天幕中，很甜蜜地睡了一覺，第



二天的太陽已經煌煌地從入口射進來；樹叢間的小鳥，不停地歌唱着。

「呵，從今天起打猩猩；誰先探出它的巢，賞給誰一鎊。」我這樣地一說，土人們都躍起來，抖擻精神，三三兩兩地組成隊伍，進入密林的深處。

我同佛蘭克帶着阿力乘一隻獨木舟下河去。猩猩爲便於飲水起見，有在河岸的樹上造巢的；因此，我們想從河上探尋牠的巢。

無情趣的藍色污濁的河水，是像不會流動一般地，混混沌沌的。阿力巧妙地划着槳，獨木舟靜穩地衝開水波，沿岸下駛。

寬廣的河的兩岸，盡是日光幾乎通不進去的茂盛的密林。不知道長了多少百年的枯乾的巨樹，漸趨腐壞而勉強地在支撐着；又有不知道是什麼名目的樹木的氣根，從頭上垂下伸入水中。在這個中間，阿力美妙地划着獨木舟。

我同佛蘭克一隻手拿着鎗，仗着軟木帽的庇護，遮蔽住烈日的光，緊張地眺望着兩岸的樹上。

「呀，先生，鱷魚……」阿力小聲地說。

一看他手指的方面，有大小無數的鱷魚，在近岸的草中晒太陽，且蠕蠕地在蠢動着。鱷魚看見獨木舟時，都把頭舉了一下，沈着地疾視我們。內中有個壯大的傢伙，呷哆地一聲張起口來。

呱哆！呱哆！

大鱷魚的怕人的叫聲。我立刻拿起鎗來。

那叫聲大概是一種口令吧。大大小小的鱷魚急忙地蠕動起來，撲騰撲騰地潛入水中。有眼睛向上翻着疾視我們，像惱恨一般，懊喪地潛入的大鱷魚；還有半公尺不到，緊抓住母鱷的背脊，閃耀着兩隻眼睛沈下去的小鱷魚。

「開鎗嗎？」佛蘭克想開鎗，好像手癢了一般回頭看我。

「呀，小心；因為鎗聲驚動猩猩是不可以的。」

我制止住佛蘭克，看着那些逃去的鱷魚。三十頭，五十頭，呵，這一定是鱷魚的巢穴。這些鱷魚沈到河底，什麼時候或許會把獨木舟頂翻吧，想到這裏，禁不住打起寒噤來。

我連忙給阿力一個信號，叫他用全速力划向下流去。經過十來分鐘，來到河水直角地彎曲的地方。獨木舟就要繞出那個曲角，向下流划去。

「哎呀！」三人同時發出驚慌的叫聲。

是猩猩。在眼前不到十公尺的樹枝上，有猩猩在沈着地疾視着我們。

真是完全的意外。是因為河身彎曲，遂駛到敵的鼻子尖上了；並且那個猩猩就是先日襲擊佛蘭克的傢伙。在被佛蘭克擊中的肩頭，還在黏着赤黑的血。

阿力倉皇地想把獨木舟退轉過來，但在運氣惡劣的時候，是沒有辦法的：舟底竟掛到七顛八倒的浮在水中的朽樹枝上，不能動彈了。

無論怎樣焦急，獨木舟總只是在一個地方骨碌骨碌地迴轉着。

四 襲來的怪物

我同佛蘭克拿起鎗來，臉色都發青了。猩猩也許不會游水；若是緣着伸展到獨木舟上的蔓草或氣根襲來，在這個窄狹的舟中是怎樣也不能防禦的。若是逃到水中，只有做無數鱷魚的食物罷了。

「在不被襲擊之前射擊它。」

兩人都把鎗準備好了。

呷哆！

隨着這個嚇人的叫聲，猩猩好像就要躍到眼前的草叢中，但忽然又矢地一聲飛上原來的樹枝。有個什麼純黑的怪物追在牠的後邊，用着像電光一般的敏捷的身段，照着猩猩襲去。

「哎呀！」

怪物像球一般飛上有五公尺長的樹枝，想去咬那個猩猩。飛鳥似地退轉了的猩猩，兩手吊在更高的樹枝上，用像彈機一般的兩腿砰然地去踢那怪物的頭。

那怪物翻一個筋斗落到底下的草叢中了。於是猩猩再降到下枝，不停地疾視着地上。

望着。

我同佛蘭克嚇得不敢出氣只是面對面地
是個可怕的爭鬥。猩猩只顧招呼地上的大
敵，是看不見我們的。抖擻着赤黃色的毛的猩猩，
爛爛地發着光的怒火燃起的兩眼，咬牙切齒地
準備對敵。

我們已經忘記了射擊，呆立在獨木舟中，像
做夢一般，看着這個可怕的爭鬥。

那怪物再從草蔭中矢地躍上來。
格哩哆！

狙擊猩猩的腿的怪物，沒有擊中，咬住樹枝
了。那個瞬間，猩猩猛然揮起長長的一隻手，崩地



一聲從橫面把怪物打倒了。

呷哆！

怪物發出可怕的悲鳴，在地上打轉，反跳了一下從草叢中滾出去，跑到河岸的泥地上準備對敵。

「啊，是黑豹子。」阿力叫喊起來。的確是黑豹子。它蹲踞到我們眼前的河岸上，沈着地仰視着頭頂上的敵。

猩猩是在樹上準備對敵的。人在牠的眼前，是不會注意到的。不，即使注意到，也是沒有功夫的；因為稍微注意到別的地方就要被殺的緣故。

猩猩同黑豹子四隻眼上下地釘着，身子都不動彈。似乎都是想照着對方的喉嚨，一口把它咬死。

密林裏沒有一點聲音，河水在混沌地流着。在這個可怕的靜寂中，野獸和野獸在做着決死的爭鬥；並且那是在還不到十公尺的近處。我好像連心臟的鼓動也停止住一般，閉着氣息，握着滿把

的汗，呆然地立着。

黑豹子把牠的雄壯的頭，緊貼在地面上，伸出像剃刀一般的銳利的爪，做起對敵的姿勢。牠那銀線似的鬍子，燦爛地在陽光中輝煌着；很威嚴地震動着。

黑豹子緊迫地把下顎挨住地面，就要襲擊猩猩。

「要鬪呢！」我立刻叫道。

黑豹子矢地一聲躍起來，它的雄偉的精悍的身體，像彈機一般直向猩猩的胸部撲去。猩猩猛然縱身向上頭躍起有三公尺高，但突然又像彈丸一般飛撲到黑豹子的身上。

呷哆！呷哆！猩猩同黑豹子扭成一團，在地上轉了兩三轉，那黑豹子遂咬住猩猩胴體的正中間。

五 把黑豹子一撕兩開

呷哆！

實在是什麼也不能比的可怕的叫聲，被敵咬住的猩猩，狂怒着突然立起，兩手照着死命地咬住的黑豹子頸筋，狠狠地打去。

喀拍！

聽見黑豹子頸骨折斷的聲音。接着，猩猩用兩手抓起黑豹子的上下顎嘩啦地一聲，撕成兩開。「哎呀！」我同佛蘭克一齊發出吃驚的叫聲。聽見這個聲音纔注意到我們的存在的猩猩，圓睜着眼疾視我們。

「逃吧！」我叫喊起來。全身都顫抖了。腫子爛爛地發着光的猩猩，一隻手拿住黑豹子的上顎，拖曳着死豹立着的猩猩，一看見我們，似乎想起先日受擊的事情。

在劇烈的爭鬥中，獲勝的猩猩，這回不知道要向我們做出什麼舉動。阿力面色烏青地划着槳。獨木舟矢矢地衝着水駛行。

看見獨木舟的猩猩，跑近河岸了。但獨木舟是已經離岸有二十公尺了。露出了牙齒的猩猩，好像惱恨一般發着呻吟的聲音，但又急速地好像想起什麼一般，把拖曳着的黑豹的屍骸在我們視

線的前邊敲打起來。

「哎呀！」我們立刻都伏到舟底了。猛然飛過來的黑豹的屍骸，越過我們的頭頂，只聽撲騰一聲，水花就四濺起來。頭上淋了水而爬起來的我們，再戰慄着看那種嚇人的光景。

注目到黑豹的屍骸而骨碌骨碌地浮上來的無數的鱷魚，爭奪死豹，在水中狂亂起來。

叭哆！

一個雄偉的傢伙，張開大口，銜住死豹的腿，拉進水中。於是別的鱷魚，追上前去奪回來。眼看着水面流出油脂來，死豹是已經四分五裂地被吃掉了。

「可怕，實在可怕！」這樣的嚇人的爭鬥和爭食，在這個密林中，一天要發見好多次。素愛冒險的我們，也不能不變了顏色。一注意着看那個狂亂的爭食，岸上的猩猩的形姿，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消失了。

「實在是個可怕的傢伙。」佛蘭克吐一口氣說。我們完全爲猩猩的怪力驚破了膽，什麼話也不說，把獨木舟划回上流去。

「怎樣？阿力，沒有活捉那個猩猩的法子嗎？」佛蘭克長久地考慮之後說。

「噢，活捉！」我驚問道。

「哼，沒來由地把那樣雄偉的猩猩擊死，很是可惜。那個猩猩是森林中的勇士。假若活捉住牠，飼養起來，是多麼地愉快呀，我想。」

「那一定是愉快的。但是，能夠活捉那樣的狂暴的傢伙嗎？」我一拗了拗頭，阿力從旁邊說：「先生，要是想活捉猩猩，可使用我們通行的法子；一定捉得到。」

「噢，是土人的活捉法？那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佛蘭克同我都輝煌着眼睛伸着舌頭。

六 愉快的土人的猩猩狩獵

「到底土人是用怎樣的法子活捉那個可怕的猩猩呢？」

我這樣地一說，阿力好像多麼得意的樣子，儘力膨脹着鼻孔，嘖嘖地呼出煙草的煙來說：「猩

猩是棲在樹上，不常在地上跑，所以陷穽是無用的。又，圈套或裝置機關的籠一類，也是無用的。因為牠是被稱爲「森林的人」，是有智慧的，並且講到力上，是那樣的可怕的傢伙，所以即使進了圈套或籠，也是會衝破逃走的。」

「是這樣的啊。那末，可怎樣活捉呢？」

「是喝醉酒活捉的。」

「哦，喝醉酒？」我同佛蘭克立刻圓睜着眼睛說。「是戲談吧？野獸會喝酒嗎？」

「不是真的呀。土人是造有名叫『阿里茲克』的強烈的酒給牠喝的。」

「但是，猩猩肯喝那樣強烈的酒嗎？」

「單給牠喝，是不會喝的。是用計策給牠喝的。實在有趣。先生們務必試一下看。」

阿力很感着興趣似地嘻嘻地發笑着。我們想到怎樣會使那個狂暴的猩猩喝醉時，既感覺可怕，又感覺滑稽，一定要看一看那個樣子。

回到天幕，趕速準備。

第一必要的東西，是裝活捉猩猩的鐵籠。幸喜水牛車上裝有一個鐵籠，那末就決定使用它。

但那是個猛烈無比的猩猩；是個折彎了鎗身的傢伙；是個具有撕開黑豹的怪力的傢伙。我用天幕使用的鐵條或鐵絲，把結實的鐵籠更加弄堅固。

經過一星期，土人透不過氣地跑來，大聲報告：「先生，看見猩猩的巢了。」

「哦，好的。」

我們跑到天幕的外邊了。於是阿力拿出約有一抱大的砂缸來。

「呀，先生，出發吧。就要開始活捉猩猩呢。」他這樣地說着，笑將起來；但一看見我同佛蘭克手中所拿的鎗，倉皇地搖擺着手，說：「不行，鎗是無用的，猩猩看見了它，一定又要發怒，我們費盡心力的計策，便弄壞了。又，軟木帽也不可以戴；猩猩是很討厭白種人的。所以請先生們也照我們的樣子用布裹住頭，裝做土人。」

「哦，是這樣嗎！但不帶鎗，到危急的時候，要受困吧。」

「不，準備那時候使用，可把吹箭帶去。」阿力這樣地說着，命手下的五個土人帶上吹箭。

這個吹箭是婆羅洲土人的重要的武器。是把長從二公尺到三公尺，一點也不彎曲，並且一個節也沒有的珍奇的竹子充分乾燥之後，用藤皮緊緊地纏住。那箭頭是用椰子葉當中的筋曬乾做成的，在它的一頭，塞着恰同吹筒的孔一樣粗的圓錐形的木片。把那個木片一吹，箭便飛去。箭頭並且有細的凹線，裏面填着毒藥；這毒藥是從名叫「彼帕斯」的樹汁中製出的，是非常猛烈的東西。一中了這箭，尖端便喀拍地折斷，怎樣也拔不出來。那毒就貫入全身，任何種類的猛獸也是要死的。

「哼，只要有這個吹箭，便放心了。但短劍同手鎗要帶去吧；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變故。」我同佛蘭克這樣地說着，裝上手鎗的子彈。

阿力頭頂着大砂缸在前頭，後邊是我同佛蘭克，最後有五個土人背着吹箭，同向密林深處猩猩的住家出發。

七 強烈的酒缸

密林中，紛如亂絲地生着種種的蔓草。前頭的阿力，一隻手揮着斧頭，割着蔓草。割這種密生着的蔓草的工作，是很煩難的；一絆住腳，就要跌倒。

「當心眼睛！碰着了刺，是會戳瞎的。」阿力向我們說。

約行了兩公里路，看見在二十來公尺的前方，有棵根部約兩抱粗的大樹。

「就是那個。」導引的土人低聲地說，手指着大樹的上頭。我們便停住脚步，沈着地向上頭望。在高樹枝分岔的地方，有個用粗的枯樹雜亂地構成的很不像樣的巢。穩穩地坐在那個巢上，不停地吞吃着什麼東西的，確實就是先日的猛烈的猩猩。

阿力把那個猩猩的樣子審視了一番，就叫一個土人取水裝在砂缸裏，想把這個砂缸拿到大樹的根前。我的膽都快嚇碎了。

「喂，阿力，沒有危險嗎？猩猩在望着的呀。」

我低聲地一叫，阿力微笑了。

「沒有危險。猩猩今天是高興的，在臉色上看得出。」

阿力說罷，就慢慢地走近大樹，把水缸放在樹根前回來。

在那個當兒，猩猩不住地向下邊望，對阿力的樣子好像感着希奇一般，勾着頭看了好多次，並沒有逃走的狀態；它必定以為我們都是土人而安心了。

「呀，我們就在這裏假裝着回去，使牠懈怠。」

聽阿力的話，我們轉回了。但到中途又潛入蔓草裏面，慢慢地爬到原先的地方，縮成一團，免得猩猩看見，窺視牠的動作。平穩地經過了一些時間，猩猩不停地伸着頭，很驚訝地看着水缸。同時好像不安的樣子向四下看，或是用長長的兩手抓搔着頭，拚命地在想。

看見牠那種好像感着憂慮或發生困難的樣子，我真想失笑了。猩猩於是急速地從大樹上矢地滑下來。

「逃走了！」我們立刻伸出頭來，握住了拳頭。

猩猩現出好像害怕的面孔，慢慢地走近水缸，可是又不住地眺望周圍，或是窺視那水，以總不放心的樣子抱住兩手考慮着。那種愚蠢的相貌，實在滑稽之至。

「猩猩吃了東西，喉嚨是要渴的，常從這裏走到河邊；但有了水缸，牠是會想到就近飲水的。」阿力向我這樣的耳語。

猩猩頻繁地看那水。有好幾次，想用手去抓那個水缸，可是每抓一回便急速地恐慌地縮過手來，圓睜着眼睛四下看。但是，喉嚨的渴漸漸地利害起來，不能再忍耐了吧，就毅然決然地把嘴插到缸中。

「飲了！」

在大家瞪着眼觀看的時候，猩猩突然躍起來，用一隻手把水缸打倒，以目不暇接的速度爬到大樹的頂上去了。



猩猩慢慢地走近水缸

第二天，我們又把砂缸的水裝滿了。

猩猩每回都是徬徨地繞着水缸的周圍，好像要飲的樣子用舌頭舐，或是仔細審視，但還是覺得可怕。

這樣地經過四五天，猩猩就完全放心了；終於飲了。

飲了一回，看沒有事情，以後便隨意飲起來。

「哦，以後才有趣呢。」阿力這樣說着，把阿里茲克酒少少地混進水缸中。

「肯飲嗎？」我疑惑着從草間目不轉睛地看猩猩的動作。猩猩好像覺得阿力給牠運水是當然的事，從巢中往下面看；不等阿力走去，便跳下來，咕咚地飲了一口。

飲罷，現出感覺異樣的面孔，搖一搖頭。

「今天的水，味道稍微變了。」是這樣的臉色。但在渴的時候，即使泥水也要隨便去飲，這是野獸的常事。於是兩口三口地咕咚咕咚地飲下，歸巢之後，便躺倒了；又停一會，完全不會動彈了。

「請看，是懷着稍微吃醉的快活的心情睡着了。」阿力笑着說。

八 爛醉的猩猩

從第二天起，每天加增阿里茲克酒的分量。猩猩漸次地感覺着酒味了吧，是比飲真水的時候更快活更甜蜜地飲的。飲後，總是很舒適地睡覺。

「怎樣？先生，猩猩完全會飲酒了。今天要有更好玩的事情。」阿力莞爾地笑着。頭頂水缸，走出天幕。這一天的砂缸中，完全裝着濃厚的阿里茲克酒了。

「今天要叫猩猩飲真酒呢，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吧！」我同佛蘭克懷着興趣，緊張地跟在阿力後邊。

是酷暑的天氣。煌煌地好像燃燒着一般的太陽出來了。些微的風也沒有，密林的樹葉一點也不動彈，一隱藏到草叢中，汗便頻頻地流出，把上衣都濕透了。我們不住地飲着水筒裏的水。

猩猩的喉嚨也渴得不堪吧。阿力一把「水」缸放到樹根前，牠便像不能等待一般，飛降下來，

倉皇地把嘴對住「水」缸。

咕咚地飲了一口，立刻現出如澀似酸的一種說不上來的珍奇的表情。

咕嚕地把酒吐出的猩猩，沈着地注視那缸在考慮。但看牠似乎是渴得利害，便一點點地去飲，終於飲個淨光。

「哦，看它將怎樣吧。」我立刻向前邊爬去。

猩猩從前常是飲罷立即歸巢的。但這回，悠然地穩坐到地面上，朦朧地四下看。

約經過五分鐘，猩猩的大的體軀，便向左右搖擺起來，不停地摩擦兩隻眼睛。

「果然好像吃醉了。」

這樣地想着，不料那猩猩突然躍起從那邊徬徨地走過來。踉踉蹌蹌地跑到這裏跑到那裏，或是衝住樹叢蹲下去，或是頭碰住樹枝的樣子，完全同人的爛醉一樣，看着實在好笑。

「呀呀呀呀，危險！危險！」

阿力迅速地站起來。但眼睛似乎已經昏暗了的猩猩，連阿力也看不見，仍是東搖西擺地向這

裏走來。

「喂喂，局勢不好！」我拿起手鎗來，因為爛醉的猩猩不知道要惹出怎樣的禍變，所以不得不防備萬一。但阿力是隨隨便便的，故意跑到猩猩的面前，手舞足蹈地叫它看。

「危險喲！」我立刻叫喊起來。猩猩看見阿力，張開大嘴，飛撲過來；但兩腿搖擺不定，追不上雄壯的阿力。

「猩猩，在這裏，在這裏。」阿力很有興趣地迅速地走着，猩猩露出白的牙齒，呻吟着在後邊追。阿力跑了五六公尺，絆住樹根，突然跌倒。

唧哆！

可怕的叫聲。猩猩是真地發怒了。它想着阿力是已經被打倒了。

唧哆一聲張開的大嘴，圓睜睜地瞪着眼睛，把兩手高舉到頭頂上想打下去。但那時候，阿力已經逃入草叢，形和影都看不見了。

「奇怪呀！」猩猩是好像這樣地說着，摩擦着眼，抓搔着頭，拚命地考慮着。

但不會想到什麼。終於好像斷了念一般，又搖搖擺擺地走着，去攀登大樹的幹。

「哈哈，這傢伙是僅僅記着它的巢呀。」
但是，攀登了好幾次，都矢矢地滑落下來，怎樣也上不去。

「呵哈，哈哈，完全是同人的爛醉一樣的呀。」

「真的。」

在我們笑着觀看時，猩猩向大樹的根旁無拘無束地，撩開兩腿坐下，連續不斷地做着大的欠伸。

在那個當兒，猩猩密縫着眼把身體向前後



擺動，停一會，便很頹喪地垂下頭來，不會動彈了。

「猩猩是睡着了。」阿力這樣說着站起來。

「呵哈哈，多麼難看的睡相啊。」走近的我們，都發大聲笑起來，猛獸是已經不成猛獸了。像嬰孩一般，爛漫地在地而上躺着，彷彿很是快樂的樣子。

土人們用預先準備下的大網，碌碌地把它那大的體軀捲住了。

在大網裏插兩根木槓子。用六個人扛回天幕，猩猩還是在呼呼地酣睡着。

九 可怕的大龍卷

返歸天幕，裝入準備好的鐵籠，方才睜開眼睛的猩猩，狂亂着想逃去。

咯吱咯吱地響着牙齒，兩手握住鐵條喀喀地猛烈地搖動。連那堅固而笨重的鐵籠也幾乎被弄翻了。

「呵哈哈，這傢伙是睡醒了。先生，把這傢伙運到海岸，是件大事。」

的確是照阿力所說，用水牛車從山道運轉這樣的貨物，是非常困難的。種種考慮的結果，決定用獨木舟運到河口，再從那裏沿着海岸運到迭塞爾頓港。從這個港到新加坡是有輪船的。

但獨木舟一隻是不夠用的。阿力指揮土人，用大圓木頭橫着連結兩隻獨木舟，把鐵籠放到那圓木頭上。

猩猩叫喚暴跳了一夜，總想衝破鐵籠，但是終於力盡了吧，第二天早上去看它時，已經蹲踞到鐵籠的一隅，兩手抱住頭，血紅的眼珠，煌煌地發着光在疾視着人。

裝這個鐵籠到獨木舟中的我們，駛出朝霧籠罩着的大河的中流。

清早是不見鱷魚的。赤青、紫紺、金黃色等鮮豔的華美的鳥，在岸上的森林間交互地唱着晨歌。河水動盪着銀色的小波，洋洋地流着。

在通過上次猩猩回黑豹死鬥的岸邊，向下水駛行中，太陽已經煌煌地升到密林的頂上，暑氣急速地加增起來。

到河口已經昏黑了。我們在河口的三角洲陸上烘起火來；是防備大鱷魚襲擊的。赫赫地燃起來的火，在河水中美麗地映照着。撲擦，撲擦！

是水的音響。是鱷魚脖子露出水面，看見火光逃走的音響。那種不愉快的音響，一夜中都聽得見。在其間，還有虎、豹、鬣犬等的令人汗毛都豎起來的可怕的叫聲，從密林的深處驚破了黑夜的靜寂。

猩猩不時地猛然躍起，礮礮礮地在鐵籠中打着轉身，叫得幾乎喉嚨都破了；它當然想還歸寬廣的自由的密林去。

「假若能衝破這個鐵籠的話……」

看見猩猩兩手抓住鐵條想把它扭彎的舉動，我不知道擔心着從腰間掏出手鎗有幾回。因為是在可怕的野獸國的正當中看守野獸，所以沒有睡覺的餘暇；誰都是硬睜着眼到天明。但也沒有發生什麼事變，焦急着把一個長長的夜過去了。獨木舟沿着河岸，直向西方進發。

快到正午了。坐在船尾的阿力，突然站起發出奇妙的叫聲。

「什麼？阿力，怎樣了？」我這樣地一問，阿力舉手指向西方的水平線。

「先生，糟了，是很利害的事變——船要沉呢！」

阿力的臉色都變了。我以為他是瞎說；因為太陽熾烈地在澄清的天空輝煌着，僅僅阿力所指的水平線在黑雲籠罩着。

「那雲是可怕的……先生，龍卷來了！」阿力的聲音都嚇得發顫了。

「唵！龍卷！」我同佛蘭克立刻叫喊起來。的確，黑雲是眼看着滾滾地擴展起來，以可怕的形勢向這邊飛過來。

同時，風突然靜止住，毫無聲息的蒸暑的大氣，籠罩着附近一帶，幾乎透不過氣來。

一剎那間，像死了一般的靜寂擴展到海上，獨木舟也不動彈了。黑雲益發地增加速度，忽然遮蔽住我們的頭頂。

「呵，呵，呵！」佛蘭克像發狂一般地叫喊。看着他手指的方向的我，也只有吞聲太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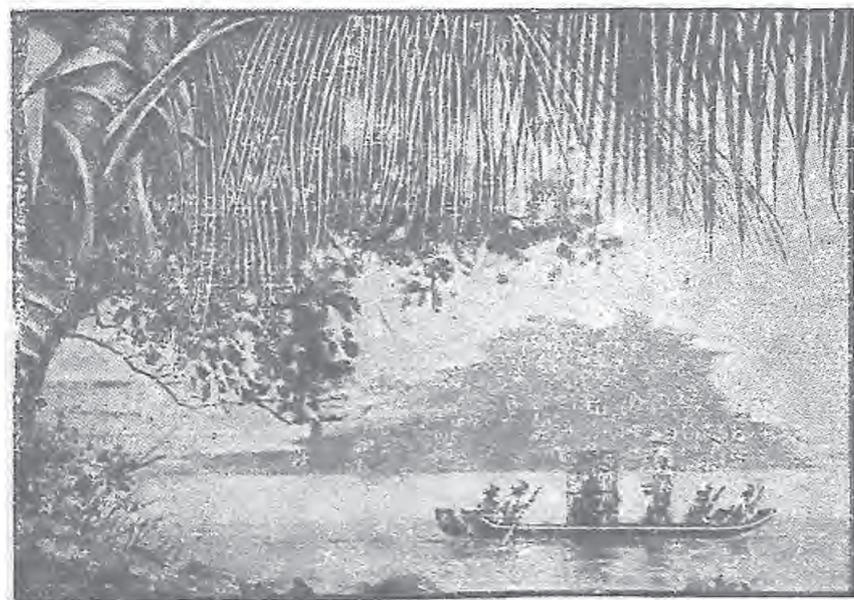
黑雲像濃厚的墨汁一般在空中展布着，它的一部已經矢矢地伸到底下，真像巨龍的尾一般，碌碌碌碌碌碌地迴旋着，向海面飛舞下來。

黑雲一飛降到海面上，只聽海水嘩啦地一聲，便急連地豎起一個可怕的水柱，眼看着同那黑雲密接到一塊。

「快逃走吧，船和一切都要被捲去呢！」
嘩，嘩，嘩，嘩！

是像瀑布一般的可怕的水音。海水以嚇人的形勢被吸上黑雲中。

整個的海面都黑暗起來。黑龍似的龍卷，左右迴旋着緊迫地近身了。



「划划！阿力狂喊起來。是能夠捲起小的帆船的可怕的龍卷，獨木舟一類，是沒有能夠支持片刻的。大家都在拚着死命。但獨木舟是兩隻連在一塊的，並且裝載着重東西，所以不會迅速駛行。

「趕快！阿力吶喊着抓住預備的槳。我同佛蘭克也不能猶豫，也從舟底拖出預備的槳，分乘着左右兩舟上，沒頭沒腦地划起來。

嘩，嘩，嘩，嘩！

彷彿要把耳朵震聾的聲響和龍卷已經追到。我感覺着血行好像是完全停止了。

「死！被捲到空中而死！」我心裏在叫喊着。

十 兩重的危險

嘩哆，嘩哆，嘩哆！

可怕的海水的音響益發地迫近了。我們睜着血眼，使盡氣力和精神划着。波浪躍過船緣，從肩

膀到腰部都濡濕了。

究竟划了多少時間，一點也不覺得。對於這個過激的力划，我似乎感覺着手腕都碎，心臟都裂了；無論怎樣地咬牙切齒，連一划的氣力也沒有了。已經到了頹然地垂着頭而絕氣的時候。

「呀，好了！」阿力叫起來。愕然地恢復元氣，抬起頭來的我，看着阿力所指的方向，立即發出歡喜的聲音。龍卷是開始停止了。繫連着天和海的巨大的水柱的下部，逐漸逐漸地細起來，一剎那間，便從海面分離了。而從天上飛舞下來的龍尾似的部分，眼看着向上頭縮去，終於消失到黑雲中。在海上的那一面，隨後只有像並列着大銀斧一般的波浪狂躍而已。

「得救了！」

我們像從可怕的惡夢中醒過來一般，一時朦朧地目送着那遠行的黑雲。

「呵呀！」一個土人忽然發出悲鳴躍起來。爲那個聲音所驚動而一齊站起的我們，對於利害的恐怖狀態，臉色都發青了。猩猩從鐵籠上方伸出頭來，咬牙切齒地想脫籠呢！

啊，可怕的猩猩的怪力。必是在我們注意龍卷的當兒把鐵條弄彎了。假若這傢伙脫出鐵籠，在

小小的獨木舟中，我們是沒有得救的期望的。

我馬上拔出腰間的手鎗來，準備照着猩猩的頭頂射過去。在那個瞬間，闖過我的傍邊的阿力，揮起槳來，礮地一聲，打到猩猩的頭上。

呷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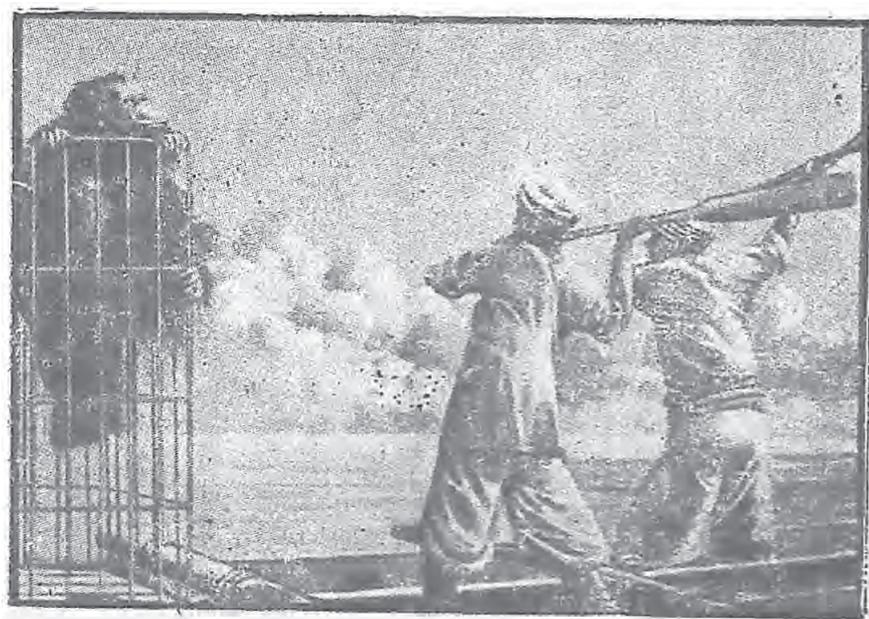
跟着叫聲，猩猩伸出一隻手，抓住槳強拉了幾拉。

「不好！」

阿力猛然地被拉倒在前方，額骨碰住鐵籠的一角而絕氣了。

「打！」

土人們從四面揮着槳毆打猩猩。但是猩猩的



頭，還不縮進去。猛然立起，抓取那槳。後來三個槳都被折斷了。

「退，退，我來把牠打死。」

我舉起手鎗預備放。在以前，獨自一個，不知道忙着做什麼東西的佛蘭克，急速地站起來。

「等一下，不要打。」

這樣地叫着走上前去，把急製的投繩在頭頂上旋繞起來。

佛蘭克在本國的時候會做牧童而以在馬上投繩活捉野牛或野馬爲樂事；如今是要應用它哩。

「矢哩！」尖銳的佛蘭克的呼聲。投繩的輪像電光一般地飛去，套到猩猩的脖子上。

唧哆地叫了一聲，猩猩抓住繩了。但那繩已經緊緊地縛住猩猩的脖子了。

「事情完了！拉，拉！」

土人們也幫同佛蘭克用力猛拉。猩猩雖是赤紅着臉狂叫，但被縛住要處，怎樣也沒有辦法。停一會，撲騰地倒入籠中而絕氣了。

「好，在牠返醒過來以前，趕緊修理鐵籠。」

大家一齊動手用鐵條或鐵絲緊緊地把鐵籠弄堅固了。

在漸漸地修理完畢，長長地吐一口氣的時候，纔注意到獨木舟被流向意外的方面去了。

「是在鬧出亂子的當兒被潮流沖去了。不論什麼地方都好，划到相近的海岸去。」我這樣地發下命令抱起氣絕的阿力。

十一 可怕的怪物的手

海岸盡是絕壁，沒有停舟的場所。漸漸尋着一個小小的河口，督促着疲憊已極的土人，把鐵籠和東西連上陸去。

獨木舟受了很大的損傷，阿力雖然蘇醒過來，但是不能動彈；因此暫且留在這裏。叫三個土人拿着我的信，划一個獨木舟，先往迭塞爾頓港的輪船公司去；請它派一隻小電船來迎接我們。

「哦，暫且休養一下；因為真正逢着生命攸關的可怕的境域了。」

我同佛蘭克對着面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頭上繫着綳帶橫躺着的阿力也好像想起那時候的恐怖一般，顫顫地在發抖。

猩猩是爲着受了投繩的打擊吧，也很溫和起來；因此，我同佛蘭克都放了心，到附近的森林採集動植物，等候着來迎接的小電船。

是第二天的午後的事情。我同佛蘭克到河口去叉魚。

「你往左邊走，我往右邊走。」

兩人沿着左右兩岸前進。在斷崖的水邊，有一個人能夠走的地方；從那裏能走到河口前方的岬的盡頭。

我兩手拿着土人使用的長槍，跣足濡着水緩緩地走着。

澄清的水的深度，不知道有多少尺，水底是看不見的。岩石間生着繁茂的海藻，青或紫的實在鮮麗的成羣小魚，蠕蠕地在游泳着。

時時有大魚近身，揮槍去叉，因為不慣，總是叉它不着，但因為很有趣，所以忘記了時間的經過，不知不覺走到岬的盡頭。

不料留心一看，水面黑起來了。太陽已經落到密林的那一邊。附近突然寂寥起來，腳下的水也感覺冷了。

我慢慢地想轉回頭來。

忽然拍地一聲，有東西觸住我的腿了。

「什麼？」我往下邊一看，就想猛然躍起；但右腿上黏着一個東西，連舉也不可能了。

十二 吃人的大海蛸

我嚇得臉色都變青了。雖然想叫喊，但嘴只是張，發不出聲來。

是個大海蛸，沒有見過並且沒有聽說過的可怕的大海蛸的腳，緊密地吸住我的右腿，完全地

黏牢了。

我真驚慌極了。翻了一個身，長槍矢哩地從手中滑落，沈到不知底的海中去。

我倉皇地用一隻腿去踢大海蛸的腳。不但踢不開，反而越踢那個大碗似的吸盤越是吸得結實；講到那個痛苦，是沒有可以比得上的。大海蛸是要緊迫地把我拉到海底做食物呢。

「只有在這種危險的時候，纔是不可慌張的呀！」我自己警戒着，暫時地靜住心氣窺視水中。在陽光微微地照射着的混沌青黑的水底下，像灰色的蛇一般的醜陋的八隻腳，縱橫地伸展着，其間有煌煌地發着光的大眼珠，沈着地疾視着我。

「喂！佛蘭克！喂！」我拚命地叫喊。但是沒有應答。河口的對岸已經完全昏暗了。

拍地一聲，大海蛸的腳又吸住了我的膝頭。我連忙從斷崖緊抓住突出的岩石。但是，在生着海藻的岩石上，滑得踏不住腳。

拍地一聲，大海蛸的細的腳尖又吸住我的腹部了。我用一隻手勉強把它的腳尖拉開，因為用力過猛碰住了岩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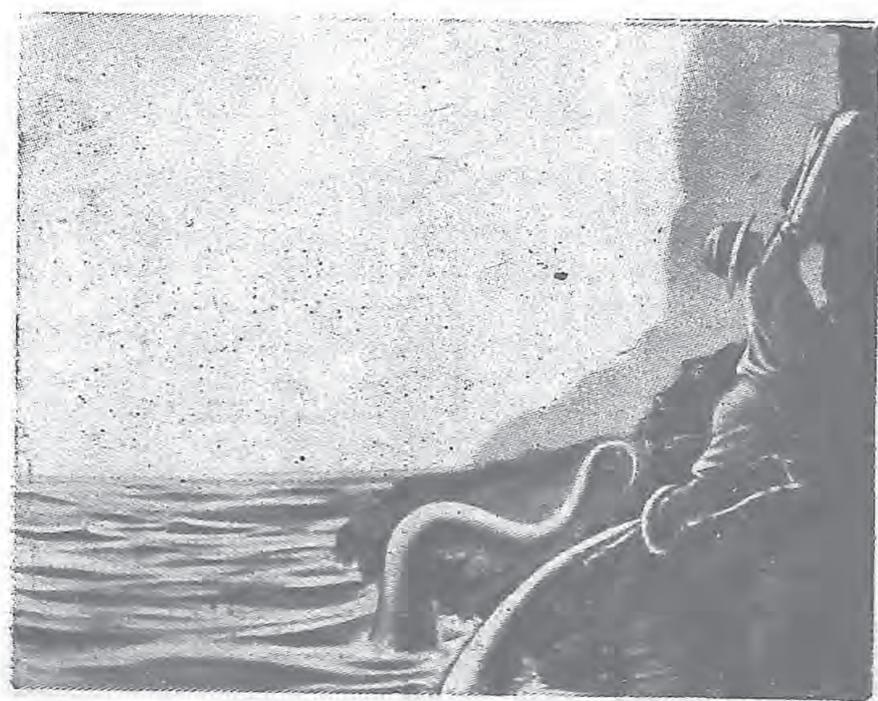
大海蛇的腳也感覺着痛吧。擺脫掉我的手，在空中矢矢地描畫了兩三個圈子，又猛然伸開吸住我的肩頭。

「喂，喂，喂！」我沒頭沒腦地叫喊着，兩手緊緊地抓住岩石。這個岩石就是我的生命之救星啊，假若一離開手，是定要被拉到海底去呢。一顆顆的冷汗珠從我的額上不住地流落下來。

「喂，喂！」我繼續地叫喊。萬想不到在頭頂上會發出應聲來。

「喂，怎樣了？」

哦，是佛蘭克的声音，我的心跳躍起來。



愕然地仰着頭一看，在約十公尺高的斷崖上，佛蘭克同一個土人爬着往下面瞧。

「是大海蝨。被大海蝨吸住了！」我叫喊起來。

「什……什麼？大海蝨！」佛蘭克吃驚地叫喊着，要急速地同土人降下斷崖；但在像斧頭削過一般的斷崖上，沒有下手踏腳的地方。

拍地一聲大海蝨的腳緊抓住我的鼻子了。我覺得是不行了，乾脆地閉住眼睛吧！迫切地往下面拉的力量，益發增加起來。

「哎呀！危險！」

因為佛蘭克在頭上大聲地叫喊，我又愕然然睜開眼來。

土人在斷崖上一隻手用一個樹枝戳住下面，伸出半個身子；一隻手牢固地握住吹箭的竹筒，準備吹射。

我驚愕得彷彿血都凍結了。土人是要用吹箭射大海蝨呢。但若是誤射住我的臉或肩頭，我的生命就沒有了。

土人的吹箭，前邊已經說過：箭頭上塗有可怕的猛毒；一被射中，任何猛獸，在五分鐘內，便要死去。大海蝟當然是會被射死的。假若射不住海蝟而射住我，便是我的死期。

佛蘭克像發狂一般，想去制止住土人的吹射；但土人靜穩地搖着頭，沈着地做起吹射的姿勢。

十三 猛毒的吹箭

呀，我感覺着二、三十秒間是多麼地長了。

婆羅洲土人是吹箭的能手；能把在三十



土人預備用吹箭向海蝟吹

公尺遠的樹上小鳥的眼睛從右邊射出左邊。但現在是傍晚的時候，並且土人也曾說吹箭從上往下吹是很難的。因為大海蝟是在我的腿底下，所以從上頭去看，只能看見它的腳尖的細的地方。

「假若射不中的話……」

我沈着地仰望佛蘭克；我想這或許是同他最後的一見吧，佛蘭克也現出烏青的面色，沈着地向下面望我。

就佛蘭克的神情上看來，他另外也沒有救助的方法，雖然知道危險，但也不能制止住土人的吹箭。

「約色夫，暫且不要動！」佛蘭克叫道。

我立刻閉起眼睛，沈着地緊縮住身體。想到身體稍微動一動，土人的吹箭要是一射錯，便算生命完結時，血便猛然衝上頭來。

喀嗒！喀嗒！喀嗒！喀嗒！喀嗒！

像死命地奔跑一般，劇烈的時計的擺聲從我的衣袋中傳出來。我的心臟也在驚懼地響動着。

嘍！

低而尖銳的聲音。

我漠然地把眼睛睜開了。什麼痛也沒有。

「好了，箭沒有碰住我。」在我心裏這樣地叫着的時候，吸着我的肩頭的大海鯨的腳，急速地啞啞啞啞地垂下去。

「喂！」一隻手扶住樹枝沈着地注視下面的土人發出歡喜的聲音，箭是美滿地命中了。還沒有經過兩分鐘，大海鯨的力量便突然軟弱起來，終於矢矢地八隻腳都拉進水中，看不見牠的形姿了。

「得救了！」我長吁了一口氣時，力量突然用盡，掛在岩石上動彈不得了。

「喂，使一點勁兒，抓住這個！」

聽見佛蘭克的声音愕然地奮起了元氣的我，看見在眼前垂下來的結實的籐蔓了；拉住它而漸漸地登到將近斷崖頂上的時候，佛蘭克同土人從左右兩邊抓住我的兩手拉上去。於是三人緊

緊地抱成了一團。

佛蘭克說他今天因為注意到我回去的遲，遂帶土人，穿過密林，走到河口的盡頭而就歸途，不意遇見了我。

第二天，從迭塞爾頓港的輪船公司派來迎接我們的小電船，進了河口。我們裝上猩猩出發了。在小電船要駛出河口的時候，一個土人瞥見了大海蝟的屍骸的飄流。

實在是個雄偉的海怪。是不在熱帶的海便不能看見的腳長有三公尺的巨大東西。

這個大海蝟白天隱藏到靠海岸的海底的岩石間，從傍晚到夜裏出來覓食。一用吸盤貼住食物，便算黏牢了；再用非常的力量滾滾地拉運到口裏。在它的口裏有像鸚鵡嘴一般的銳利的牙齒，就連牡蠣的厚殼也能夠安然咬碎。真是個可怕的傢伙。

「僥倖沒有被那牙齒咬住。」我同佛蘭克對着面，只是吁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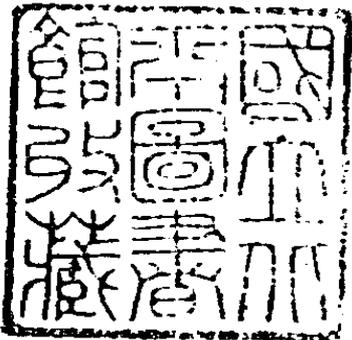
處在這個可怕的境域，漸漸地把猩猩運到新加坡。

我們把猩猩裝上輪船之後，特意預備下它頂好吃的蕃薯、香蕉、甘蔗、以及麵包、米飯、雞卵等物，

給牠餞行。

「因你的關係，使我們遭逢着可怕的境域。」我笑着向猩猩說，它現出鎮靜的臉色吃着蕃薯。

這個大猩猩，後來在紐約的動物園裏飼養起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34443.1)

兒童世界叢刊 獵 猩 記 一 冊

定價 國幣 壹 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原 著 者 南 洋 一 郎

譯 述 者 任 白 濤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書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57

西英年十一月拾四日收訖

四王繳

